



我人生中的第一块手表来自于父亲。1988年,我正上小学,在学校里,我对时间的概念便是铃声——铃声响起,上课;铃声又响,下课。直到某天,我发现几个同学的手腕上多了一圈细碎的光亮,那是手表,表盘微光流转,指针走得悄无声息,宛如一轮小巧的明月。课间时分,戴表的同学总被围在中间,一声声“几点了”的询问里藏着孩童的艳羡。

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向往,父亲一回家,我便黏了上去,装作随口提起,说班里大多数同学都戴了手表,还找好了理由,有了手表呢,考试时就能把控制时间,从容答题。我尽力掩饰着心底的渴望。父亲微微一笑:“这么多同学都有手表啦?”我心虚地点了点头。父亲嘴角带着一丝笑意,并未戳穿我的小心思,爽快地应道:“那等下次去上海了,到百货公司里看看。”

父亲是海员,常年随船漂泊,往来于各个港口,上海、青岛、广州、大连、厦门……那些于我而言遥不可及的城市,都是他航线上的寻常风景。他每次出海归来,总会捎上外地的零食、新奇的小物件。“上海买表”的承诺让那份等待多了几分郑重,我笃信,那里的手表一定是最好的。

我扳着手指数着父亲出海的日子,盼啊盼,终于等到他归航。父亲进屋放下行李就与母亲说起船上的琐事,对我心心念念的手表却只字未提。我的目光紧紧盯着他,心里似有小猫抓挠,又痒又急,坐立难安。终于憋不住,便小声问起,父亲听了,一副猛然想起的样子:“哎呀,忘了。”

满心的期盼仿佛瞬间被冷水浇透,我的鼻子猛地一酸,泪水几乎要从眼眶溢出来。就在这时,父亲拍了拍自己的衣兜,边说着“这里好像落了一样东西”,边飞快地掏出一个物件,夜直递到我面前。我被那金灿灿的光晃了眼,定睛一看,正是我日思夜想的手表!堵在胸口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,转而被惊喜取代。父亲嘴角弯起,在边上静静看着我。

那是一块金色手表,表带如金丝细密交织,表盘小巧玲珑,一圈暖金镶边,泛着柔和的光。镜面之下,刻度精细,秒针纤长,精致得不像话。我迫不及待地戴上了它,腕间凉凉的,金黄的光泽映在皮肤上,衬得小手都白皙了不少。我抬起手,对着窗外的光线反复端详,又将手表贴在耳畔,细密的“滴答”声传来,像是一颗心脏在方寸表壳里跳动。我戴着它,仿佛能牢牢拴住看不见的时间。

听父亲跟母亲聊起,原来他那趟并没去上海,手表是在南京买的。为了选一块适合小女孩戴的漂亮耐用的手表,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南京,货比三家才定下这一款。手表价格六十五元,年少的我不懂这数字背后的分量。直到多年后才明白,那时父亲月薪不足百元,这块手表,花去了他大半个月的工资。

自此,这块手表几乎与我形影不离。晨起暮归,上课下课,走亲访友,寒来暑往,我始终戴在腕间。上课时,偶尔低头,看秒针一格一格从容走过,原本虚无的时间,忽然变得具象可感;考试时,将手腕轻抵桌角,看着指针稳步前行,心里便有了底气;课间有同学问时间,我抬手瞥视、报时,喜悦有之,骄傲有之;出门时,不时看看表,心中便有了数,得按时赶回家,不让家人挂念。

而每晚睡前,我都会小心地摘下手表,放在枕边。那抹淡淡的金辉在夜里若隐若现,像个沉默的守护者,陪着我度过漫漫长夜。次日清晨醒来,第一件事便是摸到它,戴回腕上。金属微凉的触感一传来,那份熟悉的踏实感便涌上来——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,戴上的不只是手表,更是一整日的心安。

这块手表走时精准,从未出过差错,伴我走过小学,迈入中学,历经几度春秋。它的金边依旧亮泽,表镜始终光洁。父亲总会夸它质量好,同时也为自己的好眼光而得意。它不只是计时的工具,亦是与我朝夕相处、并肩前行的伙伴。那细密的“滴答”声,是光阴流逝的声音,也是我成长路上笃定的背景音。

长大后的我陆续有了其他的手表,电子表、时装表……款式越来越新潮,功能也越来越齐全,那块手表便被我轻轻搁在了抽屉深处。有很长一段日子,我几乎将它遗忘,可每当偶然翻出,心里总会涌起一种复杂又温暖的情绪。它不再精准走时,表身也添了些痕迹,我很少再戴上它,却从没想到要将其丢弃或送人。它不声不响地躺在角落,像一段被珍藏的旧时光,稳稳地占据着我心里一个小小的位置。它能让我看见那些年少时的欢喜、初次拥有时的珍视、被时光温柔对待的记忆。就算暂时搁置,就算不常想起,那份最初的心动与眷恋,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。

时光飞逝,几番辗转,当有一天,我突然想起它,翻遍了各处,却再也找不到它了。我人生中的第一块手表终究不知所终。

我曾无数次暗自揣测,它究竟藏在何处?是被我遗落在旧屋的角落,还是被误弃于杂物之中?我更愿意相信,它依然在世间某个角落里,指针不停,滴答作响,守着那段旧时光,从未走远。在我心里,它不是一块普通的手表,它是1988年的父亲给予女儿最贴心的温柔,是年少的我收到的一份关于时间、关于爱的礼物。

# 文艺周刊

时,会发现自己已然置身于一个更大的“沉浸式”场景之中。“修旧如故,故里有新”的二十栋老厂房重新开门迎客,津一会客厅里飘着咖啡香,延续着旧日的温情;津一PARK的树木和草坪间安放着昔日轰鸣运转的老机床,诉说着曾经的辉煌。六十多家企业入驻,书店、主题餐厅、咖啡馆、音乐酒吧、宠物商店等多元休闲业态形成了“演艺+体验+消费”的城市“沉浸式慢生活”产业链。

走出红砖厂房,外面细雨蒙蒙。就在门廊下,迎面碰上一群研学中学生——正围在一位讲解员身旁,手里拿着笔记本,边听边记,神情专注。我看着他们低头写字的样子,忽然觉得,这不就是工业遗产最好的归宿吗?让它们在一代代人的注视与追问中,“活”过来,传下去。

此时,我回头重新看了一眼那座红砖厂房,灯光从窗户外透出来,恍惚间好像又将我带回到那个年代。我在想,历史到底是什么?是教科书上标注的年代和事件,是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和照片,还是档案里的文件和数字?都是,但又不是全是。

历史是活过的人的总和,是鲜活的人,滚烫的事,悲欢离合的情。可以是那些在机床前站了一辈子的工人,是那些熬夜攻关的技术员,是那个在广播里播报消息的姑娘,也可以是那个板着脸抓安全生产的大姐……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,自己的故事,自己的喜怒哀乐。他们不是历史课本上模糊的符号,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笑有泪、活生生的人。

《津一往事》最珍贵的价值,就在于能让这些“活过的人”重新“活”过来。当你跟着方主任走进车间,当他和陈厂长一起破解“金齿轮”的秘密,当你为郑学峰和李晓丽的爱情眼含热泪。你看到的不是别人的故事,而是与他们一起经历了一段共同的记忆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:“未来已来,但过去未去,它们彼此交融,孕育无限潜能。”

是啊,过往从未消失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——在这些老厂房里,在这些旧机床上,也在《津一往事》的一幕幕场景中。只要还有人愿意走进来,愿意倾听,愿意用心感受——这段让人热血沸腾的记忆,便永远不会消失。

最后,我想对《津一往事》的创作者们说一声谢谢。谢谢你们没有把那段历史简化成口号,而是让那些沉默的钢铁重新开口“说话”,让我有机会当了一回“工人”,触摸到了最纯粹的工业情怀。

也谢谢那些曾经在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工作过的前辈们。你们的青春,你们的汗水,你们的信念,没有被遗忘。它们被安放在这座博物馆里,安放在《津一往事》的每一个细节里,也被安放在我们这些后来人的心里。

人走了,精神还在。工厂停产了,记忆仍在流转。这或许就是工业遗产最大的价值,它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,而是让我们知道,我们从哪里来,我们的父辈、祖辈曾经怎样生活。只有了解了这些,我们才能更好地知道,自己要去哪里去。

往后若有人问我,天津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去处,我一定会说:“去津一PARK,看一场《津一往事》。”不为别的,就为在那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,你能听见历史的呼吸,看见那锈蚀的齿轮重新缓缓“转动”。



请扫二维码,看相关视频。

们的个人幸福与国家建设本就是一体,荣辱与共、紧紧相依,是独属于那个年代最纯粹的浪漫。

编剧说:“希望所有宏大的叙事,最后都能落在小家庭的幸福上。”这句话,说到了点子上。

我们写了几十年的工业题材,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“见物不见人”。写产量、写技术、写成就,唯独忘了写那些具体的人——他们怎么吃饭,怎么生活,怎么恋爱,怎么在机床旁许下一生的承诺。宏大叙事不是不好,但不能只有宏大;无数平凡细碎的微光,才能汇聚成耀眼的光芒。

《津一往事》里有一场戏,让我印象深刻。郑学峰荣获市技术标兵,厂里奖励了他一张手表票。他买了一只手表送给李晓丽。李晓丽摩挲着表盘,爱不释手,轻声说了一句:“这不是咱们厂的机床做的吗?”就这一句话,便把个人爱情、工厂荣光和国家命运三者连在了一起。一块小小的

## 让锈蚀的齿轮重新“转动”

王林强



手表,是他们的爱情信物,也是新中国工业崛起的一个缩影。这种细腻叙事,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。演出落幕时,演员们引着“工友们”走到一面墙前,只见墙上写着八个大字: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。

这八个字,我从小听到大,早已熟稔于心。但当我听完了那场沉浸式讲解,了解了“金齿轮”的秘密,知道那些图纸碎片拼出来的是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的签订日期,知道是“十八罗汉”撑起了新中国机床工业的半壁江山之后,这八个字仿佛有了千钧重量,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。

它不是空洞的口号,是老一辈工人用脊梁骨撑起信条。就是那样一群平凡的工人,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,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全齿轮传动车床,造出了参与第一艘万吨轮建造的机床,造出了印在第三套人民币两元纸币上的那台机床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?答案就在那八个字里。

《津一往事》并非干巴巴的说教,而是让你在体验中获得更为真切感受。漫步在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曾经的厂区内,那些红砖厂房、苏式建筑,斑驳的机床都还在,只是早已听不到隆隆的轰鸣声。这让我忍不住思考一个问题:工业遗产,到底该如何保护?

以往的方式,无非就两种,要么是拆了盖楼,要么是封存起来当文物。但《津一往事》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:让工业遗产“活”起来,让今天的我们能够走进那段历史,与那个时代产生真实的连接,让历史成为可触摸、可参与、可共情、鲜活的日常。

事实上,当人们走出博物馆,在这片厂区内参观游览

## 刺桐树与洛阳桥

梁建民



础,于江底铺石为基,稳立桥墩;更以巧思“植蛎固基”,借海蛎附石生长之性,让桥基与礁石合为一体,抵御大风大浪;为架设巨梁,他借潮汐之力,涨潮载石船入位,落潮石梁自落桥墩之上,以人力夺天工;为筹集经费,他率先捐俸,感召官绅、海商、僧众纷纷解囊,共襄盛举。蔡襄承前人之基,聚众民之力,历经磨难,终于1059年完成大功,铸起千秋伟业。洛阳桥成,万众欢悦,农樵商旅无须再愁涉水艰危。泉州南北通途大开,商贸更为繁荣。这道横跨江海的千年长虹,也为后人留下了中华智慧的璀璨瑰宝。

站在桥上回望,我忽然明白,好友带我先看刺桐树,再访洛阳桥,似有深意。刺桐树扎根海隅,耐风耐雨,历岁弥盛,坚毅顽强;洛阳桥横卧江海,迎潮抵浪,屹立千年,沉稳雄健。刺桐树先花后叶,不需绿叶衬托,不赖环境成全,兀自开出一片热烈;洛阳桥枕江临海,独担惊涛风雨,自立千古脊梁,毅然守护万里通途。刺桐树以热烈的姿态,向上绽放,明丽如火,点亮泉州的春天;洛阳桥以沉默的坚守,向下

## 端午

西杨庄



端午本该粽叶飘香,可阳城机务段水阻试验场上空弥漫的只有柴油味和铁锈气。DF8B5316号机车像一头沉默的铁兽,蹲伏在测试台位上。工长郭万辉、检修工刘青河和庞立旌,早上八点整,便站到了这台刚出厂大修的车前——今天是他们的班,过节也不例外。

这台车原本按平原工况调校,到了高原线,功率、冷却、增压都得重新匹配。庞立旌坐进司机位,手心微微出汗。早上出门时女儿还在睡,粽叶和糯米昨晚泡好了,妻子一个人包——这个念头一闪,手柄下的轰鸣便把他拽回现实。手柄从“0”推向“1”,柴油机发出低吼,整个水阻台震颤起来。推到“3”位,水温表指针越过七十摄氏度,向八十攀升。庞立旌眉头拧紧,扯着嗓子喊:“水温偏高!风扇转速只有一百四十六转!”

郭万辉眉头一皱:“风扇我刚看过,百叶窗吹得翻起来,至少一千转以上。八成是传感器故障了。”他钻进机械间,刘青河正蹲在调速器旁,额头汗珠顺着鼻尖滴。机械间里五十八摄氏度,还在往上升。手柄退回“2”位,水温回落两摄氏度,风扇显示依旧一百多。郭万辉擦了一把汗:“水温高不是假象,恒温阀坏了,大循环打不开。”他想起十年前一台机车因水温高拉缸,整套柴油机报废,全段安全浸泡了汤。打电话叫技术科和厂方。刘青河直起腰,后背洒出汗渍。庞立旌心里咯噔一下——叫厂方意味着问题不小。

二十分钟后,技术科小周和厂方老吴赶到,四个人围在

显示器前如同专家会诊。小周用万用表量传感器桥路:“零漂了,换一个。”郭万辉从地沟里探出头,举着滤芯锈了一截的恒温阀。老吴皱眉:“出厂前都试过的。”刘青河冷笑:“连续行驶八百公里,闷罐车厢里潮气多重?”气氛僵住。庞立旌打圆场:“先装上试车。”更换零部件花了半个钟头。重新启动。手柄一档一档推上去,四百转、六百转、八百转、一千转……水温七十七摄氏度,风扇一千一百转,所有参数显示正常。郭万辉和刘青河第三次钻进逼仄六十摄氏度的机械间,用手电一寸寸照过缸盖、油管、增压器,没有异常。

刘青河忽然笑:“老郭,你闻,柴油味里是不是混着粽叶味?”郭万辉一愣:“你是俄出幻觉了吧?”庞立旌在外面喊:“所有参数正常,可以收工!”声音里掩不住兴奋。

夕阳照在郭万辉斑白的鬓角上,他掏出手机,已是下午五点,又看到妻子发来女儿包粽子的照片,歪歪扭扭画了好几张。刘青河在试验记录本上签字,郭万辉接过笔,在“工长”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。他想起三十年前那个端午,师傅递给他一个粽子,说:“干咱们这行的,节都在铁轨上过。”如今他也成了遛粽子的人。

三人走出水阻场,晚风带来了远处的炊烟味。端午假期的连续值守,保障了列车的安全行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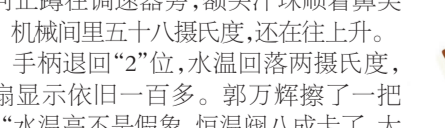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端午,没有龙舟,没有雄黄酒,只有三双手、一台车和辛勤的汗水。但郭万辉觉得,值了。

做什么,我对春春唯一的帮助或许只有一块火腿肠。所幸春春猫如其名,生命力像春天一样蓬勃,新生的皮肤像春草一样顽强地长了出来。

日子从春到夏,在同老人相处的小园中,春春越来越活泼好动,开始离开花坛,

## 白猫

黄汉珉



楼下有几丛春草踟蹰伏着一只异瞳白猫,而在白猫旁蹲着的是十岁的我。它一身白毛,身上略带些在草丛中穿行沾上的泥土,毛发被舔舐成一撮撮的。